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五

徽宗

政和六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寅朔）乙未贈知梅嶺堡高公老妻宗女爲節義族姬夷賊破堡姬被執守義不辱旬日而終故旌之仍錄其二子並承信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手詔王安石熙甯中賜江甯府蔣山太平興國寺爲本家功德寺訪聞近歲林木砍伐殆盡寺宇荒廢塋域無人灑掃悉緣過房孫王棣自擅至今無人管勾限此指揮到日仰王棣不得干與應田產米斛錢物等並合依王安石及其妻吳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蔣山住持僧下兩街僧錄選差前去應林木不得輒有砍伐庶以上稱神考待遇安石之意（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率相張琳討之至審州女眞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宿爲都元帥宿至乾州武朝彥謀殺宿不克復召宿還既而女眞擊破渤海斬高永昌其衆散爲盜所至虜掠遼不能制索高永昌僭號據契丹國志通鑑續編爲六年正月契丹國志云天慶六年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乘醉恃勇持刀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兵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次日搜索先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籍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論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關門騎兵突入於通猶太公鼎高清臣脅軍迎戰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蕭保先後遂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行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審州未下率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常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慕遼東失業者并驅轉戶強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眞渤海有讐轉戶則使從良庶幾效命敢戰何日之附得兵二萬餘隨

官屬將吏聽從隨差貢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
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千餘作疑兵以精
騎閒道渡河趙瀋州渤海始覽遣兵迎敵旬日閒三
十餘戰渤海稍詔退保東京張琳兵拒城五里偏大
子河詔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
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
渡忽上流有渤海鐵騎突出其旁諸軍稍詔退保舊
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度眾以饑告謀歸瀋州
徐圖後與初七日夜後寒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得
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向整方議再舉忽承
女貢西南路部統閒母國上檄準渤海國王高永昌
狀遼國宰相張琳統領大軍來討伐伏乞敕當道
於義判合應毀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徽援瀋州
眾以渤海詐作此徹不爲備是日開探東北到軍掩
至將士呼曰女貢至兵張琳急整軍迎敵將有望見
女貢兵氣已奔遂敗走入城女貢入先據上西北
後統兵殺發幾盡孟初劉思濟等隨甲張琳城諸子
弟等并官爲總城荀兒議失軍資死之隨入與州收
入殘軍坐是縮授興國軍節度使器樂琳之遼國人
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自張爲用敗遼東
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眾苦必之爲之軍有報
怨此且報國以死戰天祚迺援招王都元兼蕭德
恭副之承與使耶律佛項延昌燕宮使蕭昂並兼監
軍號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

郭藥師者是也別遼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並勸諭
三路宣民依等第進獻武勇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
兩者是也又科數闕東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
騎然矣燕王既招怨軍武勇共三萬人自入月進
發十月到乾州商山劉萊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
管押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
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欲先殺燕王燕王覺之奔
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
南奔道為張闢兩所殺燕王自被命恥其行未出境
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
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遼精銳梯城復失石如兩不能
上或報女寘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得亦無所失
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辛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
耶律余覩副之太常袞耶律諸里姑濠懿州路都統
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項
頭州路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女眞初
援渤海己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眞
遣乃室訥波渤董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
潰散漢兒重多相聚為盜加後槃吳攏天等所在蟠
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併
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通鑑續編高
承昌使撻不也杓合求援于金目曰顧併力以取遼
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日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
汝甄據之以偕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承

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遇遼兵敗之遂取瀋州永昌聞之大懼使家奴鐸剌至金師請去僞號稱藩斡魯知其詐進兵攻之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眾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部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恩勝奴仙許執永昌妻子以城降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命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又正月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案本紀戊子以瀘南獻捷轉宰執一官以童貫宣撫陝西河北

閏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申明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迄今略加磨礱俾與律合幷造金鐘專用於明堂以薦在天之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庚申太府寺丞王鼎奏五禮新儀既已成書欲乞依倣新樂頒行之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使之推行民間專以新儀從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

辛酉開封府尹王革奏五禮新儀既已布之天下而頒之有司乞下國子監委自學官將新儀內冠婚喪祭民間所當通知者別編類作一帙鏤板付諸路學事司勸諭學生務合通知禮儀節文之意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閏月置道學至重和元年詔州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儀就士試宣和二年罷道學案十朝綱要閏正月丁未置道學宋史林靈素傳立道學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丑朔

辛未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使趙遹入見紀事本末卷四十一原注此據攻討晏夷錄脩入遹以二月六日到闕七日上殿二月十六日列上將佐功狀限十日推恩了畢

壬申御筆道教改隸祕書省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未詔訪聞棣州士人劉棟䟽食祿神虛心契道人之

隱奧洞然照知處方書符每有應驗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于上清寶籙宮安下仍給路費驛劵遞馬無令失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上清寶籙宮成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暉上宮既成跨舊城取濠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後濠濮者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外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之外爲鶴莊鹿岩文禽孔雀諸柵多衆遠方珍怪蹕尾動數千賓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郎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輦飲至上元後乃羅謂之先貨後又闕之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時溫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託言大人降云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及其弟清華大帝皆玉帝之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宮乃謂之爲長生大帝君蔡京爲元仙伯而已郎禧慧也上喜又於景龍門對晨蹕作上清寶籙宮中山色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門舍臺閣多以美材爲爐棟不施五彩有自然之諸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大手植之綸肯取以貫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

施水藥於民上時於皇城下觀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上往來長幾則有期門之事矣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甯觀爲之無觀則以寺充乃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

〔文〕修御河新堤科免夫錢〔案〕十朝綱要癸酉修御河新堤詔距役所一百五十里以上州軍合起夫並許納錢免役

〔文〕廣京城〔案〕宋史本紀庚辰詔廣京城十朝綱要庚寅手詔度國之南展築京城將來緣修諸王外第帝姬下降辦得起移居民岳珂桯史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闕井櫳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圖紆曲縱料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跡也時人威罔測多病其不宜於美觀熙甯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脉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埤而已及政和閒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優濟宰苑圖之奉命府侍董其役几剛旋數十里一職而方之如矩塘槩樓勝雖甚藻飾而揚然無襲時之堅猴矣一時迄功第貴侈其事至以表記術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牧黏罕斡離不揚

轅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權砲四隅隨方而擊之賊既引直一砲所擊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沈襲遠聰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祕閣今不復存

又繕諸王外第案蔡條鐵圍山叢談卷一政和間太上諸皇子日長宣就外第下是取景龍門外隙地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之主觀諸王所居修大爲最乃中爲通館東西列諸位又其爲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意時議甚懼盡取詩之叙春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與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未朔乙卯沖隱處士王仔昔封通妙先生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詔旨五年十月七日

初封沖隱處士蔡條云王仔昔者豫章人也始學儒後自言遇許遜眞君授以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禍福老志死後仔昔來都下上知之召合擢老志事寓于魯公第時大旱上焦心禱雨每遣使持一福素紙求仔昔書皆禱雨也一日中夜又至出紙求書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扎其左日焚錫沃而洗之中使大禮不肯受曰上有紙來禱雨今得此大誤矣訖敢進耶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果驗異蓋上默祝爲寵妃赤目者如其言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然仔昔神怪過于老志

道人腹中委曲前知事如見又言自晝能見星故魯公寖不樂從容奏曰臣位師臣輔政而家養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然之乃居之于上清寶籙宮仔昔寔議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詔納鼎于大內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子朔庚寅御筆太師蔡京近三上章乞致仕親劄詔書不允所請仍止來章兼諭再四意確未同京位三公為帝者師然三省機政事無巨細自合總治外可從其優遜之意自今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通治三省事以正公相之任事畢從便歸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以蔡京總治三省事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未幾又令朝劉挈一知印常筆又[案]知印當筆在五月朔令併附此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何執中致仕以太傳就第[案]本紀辛未以何執中為太傳致仕朝朔望本傳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竊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遂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康術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隆遇用太傳致仕與

臣適同帝日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

五月甲午朔御筆蔡京遇朔望許朝三日一知印當筆不赴朝日許府第書押不押敕劄不書鈔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庚子詔蔡京已降指揮令三日一造朝自今遇有奏事非造朝日亦赴仍許正謝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爲太少宰兼門下中書侍郎[案]本紀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爲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陳桱續編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則每爲帝言帝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亥朔癸未皇太子納妃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伯材之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月築震武城尋升爲軍自再復湟鄯唃斯囉之地悉爲郡縣矣[案]十朝綱要甲戌

熙河路築古骨龍谷及清水河新城賜名震武德威七月壬辰朔以震武城為震武軍自崇寧元年用王厚之議再收復湟鄯至是唃斯羅之地悉為郡縣矣據此築城在六月升為軍在七月

〔又云〕詔戒擊臣脅姦圖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討榜明堂刻石尚書省〔案〕十朝綱要作七月庚子東都事略秋七月庚子詔曰朕嗣先帝盛德大業今具吏習而民安之休祥薦臻四方蒙庥生齒日眾本支蕃衍發夷納土闢疆寢廣興事造功制禮作樂四方之遠人材之眾倍蓰於前矣姦罔上者於大平豐亨豫大之時欲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朕若稽古訓審而後行而施之罔極豈有改作蓋成之人敢行私智為臣不忠莫大此者可令御史臺覺察糾奏聞

〔又云〕沅州土豪叛討平之〔案〕九朝編年備要先是沅州得明堂巨木于盧陽縣調丁夫入水犯雪撓之木遊木重偶撓折其一鼻吏以為罪羅纖壘楚眾懼毅錢縣吏不許于是土豪黃安俊遂舉眾叛知州張建侯知縣王憲出兵討之皆遇害進圖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其蠻所設餘眾悉平尚撥湖北本紀諸盜晏州卜屬沅州黃安俊定還眾李叱夥伏誅詔函首於甲庫十朝綱要辛亥詔夷賊卜屬黃安俊李叱恭已訖天誅合晏州沅州定邊軍梟首七以據此本紀作李叱夥伏誅蓋誤綱要詳云世恭

叱嗟于仲又改走馬承受爲廉訪使者案宋史本紀十朝綱要皆作辛酉

八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王戌朔庚辰太師蔡京奏昨以年逮七十加病乞解機務蒙恩特許三日一朝令臣疾病既以痊復筋力尚可勉强伏望許臣日奉朝請其治事即依己降指揮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丁亥詔建隆觀遂幸蔡京賜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八月修玉牒屬籍案玉海卷五十一皇朝修玉牒昉於至道其官掌帝籍玉牒及皇族昭穆之序牒簿舊止二十一卷本支不分世繫難別政和六年六月戊寅十六日許份請增實編錄以命宗正少卿閭邱譜重和元年九月二十日纂以宣祖之後分三輯編纂修至政和六年太祖下九十九卷太宗下二百六十九卷親王下一百四十八卷詔付宗寺先是六年八月閒爾奏玉牒屬籍太祇下以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下以元允宗仲士不善故魏王以下以德承克叔三公彥以昭穆分位從之

文兩浙水灾十朝綱要云是月兩浙路大水害稼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卯朔癸卯詔奉安九鼎特差太師蔡京為定鼎禮儀使提舉官楊戩就充都大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詔旨蔡條云政和六年方士王仔昔獻議九鼎宜內之九重不宜處於外也一日出御筆曰遷移禫際大器可合疾速安辨既己施行尊公曰何不祥耶乃奏改日定鼎案玉海卷八十八崇甯二年二月以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二月成中曰帝鼐八方曰蒼彤晶寶魁阜牡岡上爲鼐銘八鼎命帝臣撰於中太乙宮南爲九殿奉安名曰九成宮大觀元年鄭居中上鼎書一卷政和六年徙大內建圜象徽調閣藏之改帝鼐曰隆緣八鼎曰育明藏莛湲頃和潔容齋隨筆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三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

乙卯禮制局言竊考太廟陳列祭品每室籩豆十有二簠簋各二原於有唐開元之制因陋至今未足以副聖

上致孝宗廟之意乞盡修周制籩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如是則五廟三廟之器其等與數可得而議也從之先是詔造祭器頒賜宰執禮制局製造所乞降祭器名數故有是議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詔和陽宮上玉皇徽號〔宋本紀九月辛卯朔詔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丙申赦天下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以西內成曲赦京西〔文〕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祕閣集賢殿修撰為九等〔案十朝綱要丁未增置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及祕閣右文集英殿修撰帖職並舊五等為九等岳珂愧郯錄卷十四云治平之建寶文置官止于學士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亦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是月辛卯朔十七日丁未〔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辛酉朔

十月戊寅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紀事

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容齋隨筆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祕職如冀上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襲爲延康殿學士顯謨閣侍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文閣侍制蔡薿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侍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即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天章閣侍制朝散郎俞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鼛朝議大夫上覺右文殿修撰陳陽並爲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羅恭孫朝請郎洪參昇並爲徽猷閣侍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己卯天章閣奉安九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十朝綱要用王仔昔言先定九鼎于渥殿己卯奉安于天章閣

丁亥禮制局奏近奉詔討論臣寮家廟所用祭器稽之典禮參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罇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一諸室共用

胙俎一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其於餘皆如從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取旨給賜太師蔡京太宰鄭居中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余深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薛昂尚書右丞白時中權領樞密院事童貫並依次給賜本紀事末卷百三十四

十一月宋史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寅朔甲午詔帝鼐改爲隆鼐正南彤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晶鼎爲蘊鼎西北魁鼎爲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爲和鼎正東蒼鼎爲育鼎鼎閣爲圜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排列用方士王仔昔建議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

乙未尚書省言禮制局新定太廟籩豆之儀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羞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羞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簠簋所實禮料乞依自來容受之數供辦無本色即以他物代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冬十一月詔樞密院事分童貫與議(又)己亥郊(案)本紀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宋朝事實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膺景命制守丕基尊臨九有之師親攬萬幾之務翼翼敢忘夫貲畏兢兢常謹于繼承躬宵旰之勤以圖天下之又軫淵冰之慮以保天下之安者百穀順成五緯來紋干戈截緘竅圖履空元命之厲辰九支占南極之若誕攔之且三山紀黃流之淆槃作而羽鵠翔鷄定而陵雲集名山顛泣斬封禪者數萬人絕域殊方沐

臣爽者十一
聖人爲能賽
之循寶重國
祭之非奉上
之屢載迎至
六變之樂奠
而精意昭來
錫于應民其
本反始得萬
頓殷敗亘彌
運同底于道
禾字厭休
又置提擧東
初蔡京言臣
郵而陸下以
財之源當不
治之言復鼓
與庫務所積
所諸三千餘
不足之憂既
置千里乃罷
白地增四方
復鹽法僅足
用司封揩迄

國有邦之應于朕豈功物生本乎天推
人道先乎祖雖天子必有尊趣惟古訓
陽之報固嘗辨先王之吉禮庶乎革合
帝之徽備蓋以正畏名之失茲協豐年
日之長于時歌昊天成命之詩奏圓鐘
璧以致鑄潔升烟以適高明克禮克祀
假來饗而珍符下肆緝燕于純製以敷
播大獻用推藏澤可大救天下於戲報
國之歡心蕩朕滌蝦對三靈之蕩社尚
厍輸舊臣益彈忠盡之圖光輔隆平之

南九道坑治官[illegible]九朝編年備要宣和
自崇甯初承乏宰事減不月挨行其所
堯禹自任幸戀說故得施一二承惟理
取千民國用自畫故取貨于地而設坑
鑄之法自崇甯迄歛和五年在京權貨
一千三百餘萬諸所鑄九百餘萬諸路
萬逆內外所有几五千萬有奇未嘗有
而弊人在位肆行更革坑治官徐壓編
鑄錢鹽既無地寶又無泉貨遂括大下
酒價取其豪末以爲足國之計京師雖
日用外方濟計闕乏見侵常平錢米及
今殆盡前改法之人權罪難追乃倡爲

浮言曰自崇寧以前失于措置以至於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輒具本末臣鼠拔已窮無以上助萬一願及茲時內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措置庶無後時之誨明年詔熙豐諸路錢監共十九處每歲鑄錢僅六百萬今東南惟存廢跡利源既失公杭圖乏宜復其舊令復提舉坑冶官鑄錢監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申朔甲戌臣寮上言欲乞今後八行預貢之人必與諸州貢士混試太學上舍俟其中選然後隨所中等第與之升舍應所推恩如上舍法不中選者還之本貢手詔依所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己卯禮制局奏太廟祭器內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烹牲于鼎升肉于俎其湇芼以鹽菜實之于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味實之于登則謂之太羹周官烹人祭祀共大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太羹止設

一登不知果以何牲之湇而實之邪議者惟知儀禮荖鉶有牛藿羊苦豕薇之文故用三鉶而不疑至太羹無一定之說所以止用一登也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上佐食羞兩鉶司士進二豆湇兩鉶鉶羹也二豆湇太羹也少牢之鉶豆用二則三牲之祭鉶既設三登亦用三無疑矣伏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湇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其賜幸執與高麗祭乞器亦乞增一於禮爲合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劉正夫致仕原注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爲上言之及爲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罷後王黼誤國召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而養成靖康之竊悲夫案本紀乙酉劉正夫爲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又劇公田所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分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於

是大優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案
九朝編年備要京西舊多曠土康定寶元閒特輕其
賦募民懇闢地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稅民已不能
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爲佁
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戢皆按民契券而以樂
尺打量其嬴則徇入官而創立租課謂之公田錢是
歲始改爲公田所既而又併河東北三路皆括之于
是六邊農民困弊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
內[illegible]張祐主管稽所不徵後苑公田所爲取足無算
及戢死而公田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內侍李彥
士之其縱暴病
民文其於前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五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六

徽宗

政和七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庚寅朔）乙未御筆自今應天下道士與免堦墀迎接衙府宮觀科配借索騷擾郡官監察司相見依長老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宣和元年三月己未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司郡縣官以客禮相見）

癸丑祕書省言據左右街道錄院申恭依聖旨指揮將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條具立為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為宗元始天尊為宗師第二眞人之教以清淨為宗太上玉晨天尊君為宗師第三神仙之教以變化為宗太上老君為宗師第四正一之教以誠感為宗三天法師靜應眞君為宗師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為宗南

華眞人爲宗師至于上清通眞達靈神化之道感降仙聖不繫敎法之內爲高上之道敎主道君皇帝爲師詔依所奏左右街道錄印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丙辰禮制局奏昨討論大駕六引[案]宋史輿服志詳定官蔡攸言六引開封合乘輅車居前開封牧大司樂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革車次之按古則不合驗令則有戾司徒三公論道之官車徒非其所任戶部主之可也奉常典禮司樂典樂皆專於一事禮樂之容非其所兼禮部總之宜也請改司徒用戶部尚書改大司樂用禮部尚書其儀佐儀制視兵部尚書御史大夫位亞三少尊於六尚書其行宜以兵部次合牧禮部戶部又次之禮部兵部又次之終之以御史大夫開府合牧乘墨車兵部禮部戶部尚書御史大夫乘夏縵[案]周禮巾車藏曰孤乘夏篆卿乘縵大夫乘墨車宋史輿服志夏篆者篆其車而五采畫之也夏縵則五采畫之而不篆墨車則漆之而不畫孤乘夏篆象其文質之備卿乘夏縵象其文而不足於象開封合秩比大開封牧古之諸侯其乘皆宜墨車已經冬祀施用[案]宋史輿服志此句下有所有驚士衣服尚循舊制六引之制立行改正

況天子玉輅駕士之服云云唯駕士之服各隨其輅之色則六引駕士之服當亦如之乞罍車駕士衣皁夏縵駕士皁質繡五色團花於禮爲稱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壬戌棣州貢士劉楝奏伏蒙聖恩以臣本州并提舉司保舉四行聞奏特授將仕郎臣昨忽遇九天益算韓眞人授以景靈玉陽神應鍾法仰祝聖壽若臣苟官爵即負師言伏望特垂矜察所有敕命乞賜追寢詔依所乞賜紫衣道服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詔旨六年二月十九日召赴闕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鑄鐘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召赴闕蔡條云劉楝者棣州人亦儒士自云嘗遇仙人韓君者與之丹曰劉取丹服丹輒復加故政和中以其丹上之上曰汝師賜服而奪之以慕長年非朕所用意也還焉靈素乃請仙人韓君者乃韓君丈人也韓君丈人乃上帝之首相雖不隸于神霄而寶佐帝君之治上乃命楝以官爲直龍圖閣又爲作韓君丈人觀于其鄉郡而使楝領之仍係籍於道流封先

生方神降及巖釋氏棟亦預焉然棟與步驟儀書鼎李況之爲人既爲利所奪不能自還也凡爲神降之事者往往先後多不得其死

甲子詔通眞先生林靈素于道籙宮宣諭青華帝降臨事左右街道錄傅希烈等皆作記上之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原注〕傳希烈等記略曰遠夜漏向丑香風飆至徐有赤光大如彈丸東流空中上下往來既雖復合已而電光四出雷聲隱然環佩之音近在咫尺一室恍如白晝仰瞻繪像俄失所在特絹素空存而已二天人躡空乘雲冉冉而下其一絳服玉冠天鬚和際蓋教主道君皇帝也其一上下青衣儼若青華帝君之狀又前導一人貌與通元先生張虛白撫少異焉從者朱紫不可悉計遂遷由西而行又曰考之仙服青華帝君寶高上神霄玉清王之弟也仰惟教主道君皇帝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出明應帝王之興起蹤動而不失其所謂至靜雖爲而寶未嘗爲故其通眞接靈遷然獨與神明居者若辛卯歲之步兆癸巳歲之示見側見帝有中外已悉間而知之至于令曰坐堂奧之上而神飛玉京來仙境之眞而跡疑禁御則或未之聞也〔案〕陳桱續編二月甲子會道士二干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

辛未御筆天下天甯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如小州軍監無道觀以僧寺充即不得將天慶觀改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聖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天甯萬壽觀十朝綱要作崇甯萬壽觀通鑑長編改天下天甯萬壽觀爲神霄玉清萬壽宮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人殿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詠以資媟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祕籙朝上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丑朔壬子御製明堂上梁文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玉海卷九十六七年六月明堂成御製上梁文及明堂頌

甲寅兵部尚書兼侍讀禮制局詳議官蔣猷奏臣伏見尚書兵部見行大禮鹵簿圖記實天聖間侍臣宋綬等所譔集凡儀衛之物既圖繪其形又稽其制作之所自

而敘於後一代之物容文物備載於此矣陛下頃以治定制禮設局命官稽古從宜訂正訛謬如大輅之乘元武之旂六引之名與其車導駕之官與其服革而從新者多矣然每遇大禮本部所具字圖止按舊書爲之名實相戾不可憑用臣愚欲乞特降睿旨命有司取所謂鹵簿圖記更加考正可因而否革之仍以所更定事做舊事之體補成全文藏於有司使永遠有所稽以從事此亦治世致詳於禮之意也御筆比裒集古鐘鼎尊彝諸器得見三代制作之象因命有司悉從改造煥然一新鹵簿圖籍當行改修可依所奏令禮制局限一季了畢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茂州夷寇邊案十朝綱要緜州言茂州蕃賊寇石泉縣知縣事李安國率兵禦

之不勝將官李泳呼延番王玘李宋臣王澤戰死辛卯詔秦鳳路遣將邸永壽率兵二千人往討之文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事〔案〕本紀乙未以童貫權領樞密院九朝編年初命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置簽事遂收命焉時邊臣屢奏廣無改聚兵易州恐有他意詔諸路調兵赴沿邊將以邊事付貫督師以駐尋落職十朝綱要庚寅詔童貫帶行同簽書樞密院事乙未改權領樞密院事云

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己未朔庚申御筆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訂正訛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焚指煉臂捨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太霄之府朕夙夜驚懼尙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夏四月上詔道籙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

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致門尋詔王黼蔡攸盛章等至宣和殿觀神霄降臨黼作記上之按王黼等至宣和殿觀霄神據十朝綱要在戊辰

丙子禮制局奏按詩稱郊祀天地而繼以我將祀文王孝經郊祀后稷而繼以宗祀文王周禮祀大神示而繼以享先王然則祀大神者圜丘也祀大示者方澤也享先王則明堂在其中三者備矣而後神示祖考之禮成然非一日而能遍蓋圜丘必俟冬至方澤必俟夏至明堂必俟秋季秋千數百載斯禮弗備今圜壇既展上儀而明堂肇新宗祀之期理不宜緩伏請夏祭大禮後季秋親祠明堂以稱陛下昭事神示祖考之意又奏按禮祀大神於冬至祀大示以夏至（案宋史禮志作天神地祇）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無常日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社用甲郊用辛而日必諏吉所以極嚴恭之儀伏請明堂大享以吉辛之日又奏昨夏祭前一日宿方澤內殿致齋太廟景靈宮冬祀既已親祠將來宗祀明堂伏請依夏至內殿致齋前一日宿齋大慶殿又奏按周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昊天上帝則郊祀是也享先王則宗祀在其中蓋于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于袞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伏請祀明堂袞冕案宋史禮志云以天道事之則舉卑明尊大裘象道袞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袞冕又奏按禮記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設釋者謂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鞂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廣六重高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丞相衡等言其非是遂用藁鞂東漢用莞簟晉江左用蒯隋

祭天用藁秸配帝用蒲越唐麟德用裀褥開元禮開寶通禮上帝用藁秸配帝用莞簟景德中孫奭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中從有司之議始不設褥於明堂神席之上又以莞代蒲越藁秸今郊祀正堂設蒲越明堂正配位並以莞蓋取禮記所謂莞簟之安明堂以人道享上帝故也然莞簟自是兩物故曰上莞下簟周禮祀先王亦無單用莞簟之文今乃止用莞而不設簟未盡禮意況郊用特而明堂用牛羊郊用匏爵而明堂用玉爵其餘豆登簠簋俎尊罍並用宗廟之器但不設彝不祼則藉神席亦合盡用人情所安兼東漢猶用莞簟晉唐以後始單用莞蓋循習之誤伏請明正聘禮曰壺設于東序北上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

壺盞醙黍清三酒也詩亦曰清酒百壺此實三酒之壺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此實酌齊之尊也又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初獻酌之位酒正曰大祭二三中祭再二小祭一二此酌尊皆有也然以五尊實五齊則壺尊實三酒可知矣以酌齊之尊在阼階之上則酌酒之尊在阼階之下可知矣蓋古者宗廟行九獻之禮君與后各四而諸臣一獻以終之故謂之九獻終獻之酌是也若止酌齊而不及酒非所以全事養之義三獻之禮雖略於古而齊酒之酌不可偏廢則初獻酌醴亞獻酌盎終獻酌酒而九獻之義備焉然而夏之尊曰罍周之尊曰犧象記言罍尊在東犧尊在西此周禮也周本先代之器故初獻酌犧後異代

之器故亞獻酌罍今太廟明堂之用皆異代器也當以近者爲貴酌尊用犧象可也若夫設而不酌之尊宜以世之先後爲次而實之伏請明堂以泰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醍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爲不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爲初獻象尊實盎齊爲亞獻並陳阼階之下案並陳阼階之下下字據宋史禮志作上字禮志有此句下有犧在西象在東壺尊實清酒爲終獻陳於阼階之下四句皆爲酌尊尊三其貳以備匱乏之此大祭之禮也又奏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蓋天神地祇宗廟以聲類求之其用樂各異焉又

按孝經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帝者明堂也郊祀以遠人而尊故尊祖以配天明堂以近人而親故嚴父以配帝所以求天神而禮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又奏皇祐以來以大慶殿為明堂奏請致齋于文德殿禮成受賀於紫宸殿今明堂始建當於大慶殿奏請致齋禮成于文德殿受賀又奏皇祐以來明堂當一郊故詣太廟景靈宮行禮陳法駕鹵簿回宿文德殿即轉仗自宣德門陳列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本文語氣似未竟禮志禮成文德殿受賀句下有云宿齋奏嚴本以警備仁宗詔明堂直端門故齋夕權罷今明堂在寢東南不與端門直將來宗祀大慶殿齋宿皇城外不設鹵簿儀仗其警備請列於大慶殿門之外詔親祠明堂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戊子朔癸卯改玉清和陽宮爲玉清神霄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未詔應監司兼領措置幷計置起發花石並罷管勾宿州見置花石除已起發外見在未般數令孫默專一管勾起發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孫默政和八年四月丙子爲淮南運判

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馬於農陛下聿追聖謨給地增牧法成令具吏虞民樂諸路告功實武備無窮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備選用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詣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案宋史本紀五月己未如玉清和陽宮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陳桱續編上地祇徽號詔曰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祗率萬邦黎庶强篤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又祭地于方澤(案宋史本紀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以監司州縣其爲姦贓令廉訪使者察奏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

六月戊午朔(案原書作戊子本紀輯要朔閏考皆作戊午以次日己未排之字誤據改)太師魯國公蔡京進封陳魯國公(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本紀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陳桱續編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爲陳魯國公辭不受

己未童貫加檢校少傅威武軍節度使梁師成爲檢校少保興德軍節度使宣和殿學士蔡攸爲宣和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開封府王革遷三官宣和殿學士大中大夫盛章遷兩官顯謨閣待制蔡絛蔡儵並爲龍圖閣直學士皆以明堂成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原注明堂推賞章貫及梁師成降制蔡攸以下別降御筆實錄不書貫及師成蓋疎略也今增入之自餘轉正任橫行者尚多姑從實錄更不一一書之

己巳御筆太師陳魯國公蔡京力免兩國公已降劄允所請特與白身親屬恩澤二人應恩數並依轉官例施行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蔡絛鐵圍山叢談政和閒魯公以師臣爲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日臣己位極人臣矣殺問功距宜賞也第輦下之勞日事覲額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顧降旨除臣外並交第推恩上日明堂古盛典由祖宗來暨論考究論弗及成令禎尊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爲之使而譯不浹豈朝廷所以侍元老者哉則其無辭而魯公懇請不己上不得己于公姑可之乃自召公轉其讓所以侍魯公者不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若韻宗以來有是故事臣郎拜受令既劄作苟受之既他日賞臣將何以爲禮第亦有王爵爵此決不可是聖恩之降異適所以稱臣且獨行年七十類留以爲贈也上察公之誠鼎歎不已日尊既加此容朕作禮數盡于是三辭恩數批答乃親筆褒論天語甚美而始俞焉兩國既許寵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塗金從物塗金較異錦籍馬前國子二百人大約皆綴王儀禮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圖于者凡朝請使但止于皇域門外蓋慎小人之疑誘時多公之得體也至于爾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業光則不敢辭于是三作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臘今遂爲故事

乙亥太師魯國公蔡京等上表請御明堂聽朝頒常視朔詔答不允表三上（案）宋史本紀通考等皆作表五上乃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文獻通考卷七十四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之請覲朝聽朝必先奉告以見繼迹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嚮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嚮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闕月則另門焉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之與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聽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于明堂受新曆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受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番岡各商其方立于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于明堂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于文德殿自今請御樓肆赦並請于明堂宣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案）本紀戊辰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

又雨雹大如拳或如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人皆異之

（文王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毀詆誣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索焚棄此等僞造經文）

七月丁亥朔賜（原書無朔字據史朔閏考增）御筆如有僧徒歸心道門願改作披戴爲道士者許赴輔正亭陳訴立賜度牒紫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戊子醫學奏乞本學三舍生依太學辟雍國子監法隸屬禮部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五）

庚寅（原注七月四日）詔王師中選差將校七八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賚市馬詔泛海以往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眞嘗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於是女眞蘇州漢兒高藥師曹孝才及僧郎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海欲趨高麗避亂爲風漂達我界駞基島備言女眞既斬高永昌（原注上六年十一

月詳見北邊（案北邊門已佚）事見編年通鑑已詳此六年渤海漢兒羣聚爲盜契丹不能制女眞攻契丹累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中具奏其事朝廷固欲交女眞圖契丹聞之甚喜乃詔蔡京及童貫等其議即其奏國初時女眞嘗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女眞其後始絕宜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就令訪聞事體虛實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案）北盟會要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王師中奏有遼人薊州漢兒高藥師僧郎榮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岸詔師中募人同往探問以聞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於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女眞侵暴邊害益深賊盜蠭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於是約共來歸植數上書奏上喜賜姓趙名良嗣蔡京童貫力主之以圖取燕時薛歸呂和詵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薊張迎合附會倡爲北事和詵知雄州以厚賄結納朔方豪隽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河東經略薛嗣昌得河朔謀人之詞往往劉

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對論及北事輒請興師嗣自又委
代州安撫王機探伺遼人之隙陳攻取之策時武應等
州屢來投附機悉接納又有王師中全家來析代上令
師中却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會是年登州奏有
遼人船二隻爲風漂達我駝基島乃高藥師曹孝才備
郎榮率其親屬老紛二百人因避亂欲之高麗爲風漂
至州具言遼人以劾海變亂因爲女眞侵暴女眞軍馬
與遼人爭戰累年爭奪地士己過遼河之西京今海岸
以北自蘇復至興審同咸等州悉屬女眞矣登州守王
師中具以聞奏上命中使押詣蔡京第令輿童貫僉議
京貫因同奏國初時女眞常奉貢而太宗臯帝屢市馬
女眞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令人
訪其事體虛寶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
同高藥師等齎市馬詔泛海以往探問其後遁奸女眞
而議舉兵相應以夾攻滅
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

乙未提舉淮南兩浙路御前人船所條具合行事件仍乞比附直達綱條合及遵用見管押花石幷御前物色前後所得指揮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據蔡絛史補云蔡京始作提舉人船所但不記月日因詔旨載提舉人船所申請畫一在七月九日始擬取附見須考詳之蔡絛云上在藩潛時

獨喜讀書學畫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于諸王又
寔駙馬都尉王詵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時名出是上
望譽聞于中外及即位謙恭雅尚之甯中始命官訪古
閣籍宮中獨觀書臨守卻去華麗崇飾玩味竹石而已
使命伯氏俾朱勔密取江浙花石其初得小黃楊木三
陳以黃帕覆之而進也土大喜異然其後戴不過一已
貢貢不過五七物大觀末朱勔始歸隸童貫而所進二
盈舟而裁伯氏亦自命使臣採以獻焉與未甚也政和
初得公設召上戲伯氏須士宜進遂得徽覽一小株雜
諸卓木進之當時以為珍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士人
俞輞應奉皆隸佰氏存花石至勔數十舟號成綱矣盛
章守姑蘇及歸作閩封府并亦未進泰然勔之綱為最
延萬宮艮嶽諸山旨帥之政和四年以後東南監司郡
守二廣市船率有慇奉多主伯氏至六七年開則又不
待旨但進物至計會請閩人閩人亦爭取以獻焉天下
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霖璧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
雜木海措福建異花務了龍眼轍覽海南兩實湖淛竹
木江南諸果登萊淛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
貢大者越海渡江毀僑梁鑿城郭而至檣之皆生成異
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足雖為里用四三月即達色香求
變也政和七年粤公亦嘗具奏陞下無聲色大馬之奉
所尚青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俱有司奉行過當因至
騷攝顧節其浮濫而懲成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闔
鄧文詰領馬時魯公有彙備東封船艘得二千餘艘廣

濟兵士有四指揮因又增置作牽篤人送盡與之令每
歲會所用花石從前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始加數得
貢自餘監司部守等不許妄進上又詔不許用權綢若
坐船及役百姓仍戒伐人壙家毀室盧或加黃封帕蓁
人圖圖花木凡十餘事批付魯公日係進奉獨令朱勳
伯氏王示從俞輌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他悉罷之出
是附戕其後不二歲天下爭獻復如故而又增提舉人
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敦誰何殆至劫掠遂
爲大患後魯公奏罷然未久王黼當岡乃置應奉司而
自領之仍不以是何官司錢物皆許支用宰相既自領
遂渴天下財賦四方監司部守几尺寸之地入口之味
眞不貢獻中外以爲言然黼以自若只命宋勳等七
人管貫物色罷政和六年四月至宣和元年年十二
月十七日乃自堤舉人船所續編年宋治通鹽置
提學御前人船所領案宋多京貢節其浮濫
命內侍郵文詰所進月祭船請戒毀人塡
蔡及黃封帕蒙人詰許權綢且朱勳
等六人用事勳由此授節鈸諸路紛擾以至大亂

庚子詔八寶內增定命寶今後以九寶爲稱仍以定命
寶爲首

紀事本末卷自二十八家宋史輿服志政和七
年從于闕得大王諭二尺色如截肪帝又製一
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出贊神明保合太和膺壽無
謂家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

號曰定命寶合八寶爲九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震同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衆（案本紀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八月丙辰朔（案原書無朔字據四史朔閏考增）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莊列亢桑文子皆著書以傳後世有唐號爲經並列藏室國朝始加莊列南華沖虛之號以其書入國子學而亢桑子文子未聞頒行乞取其書于祕書省精加讐定列于國子之籍與莊列並行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丁丑高藥師等兵船至海北適遇女眞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蘇州界女眞不納幾爲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司崔直躬具奏其事上怒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遠惡（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馬政等此據金盟本）

末稍增以北征記實如蔡絛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
師莫是要作禮數否今皆不取蔡嗣者私爲其父諱獨歸
其事於奄貫要京與貫條皆始眞不京滿以十月六
日兒發細務耳欲藉此駛世女州封氏與海上結納者人
閏不信也高遂師等回至青州於此蔡備年保之明年正
月三日令依藥盟本末併見因遊亂條北征紀實七年
秋會登州詩金遼人船二隻二百餘之人高麗爲漂違
我界驟基鳥有藥師等老幼地已半留具言遂人以渤
梅變亂因爲高眞侵暴違東師莫并要入女眞矣上甚
書而舊公久女知上乃曰太議因同作禮數否遂命
中使宣押宰不諂會公賜第馬女眞具奏國初時女
眞常貢奏而執宗皇帝屢詔人且訪其後始絕今不
若降詔遵故太以市馬爲名算人同其事體虛實何
卯上可之詔事州守臣王師冒險已高藥帥等羸市
馬詔泛海登探問久之則是上爲判彼薊州界望
見岸上甲往不敢近而同借補人赫怒頗疑外廷
臣察承望多旨意因詔元事重和兵將校一行並
竭配遺惡臣御筆通好女並以違元年八月十八
目監司帥降不許下預如合往來御華論時童貫
已大用事並主海上遁奸語具於不復使外往知
矣國家禍獨是而適好燕薊枝下是歲貫又上
其平燕策自謂雲根本汗漫無葉也當分兵撓
燕薊而後抵兵取中其語耳遂取盡時貫向末
有名士大夫從之以緣師其敘耳既遂承賞童師敏來

宣示鄆公甚惡之但留之亦無奏報上數遣師鐵來詢
貫兼耶何既久不報又遣來索魯公但唯唯一曰留身
奏曰貫徒有盧名耳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且伐大國事
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太師不紀
耶豈非貫之功亟對曰崇甯下青唐初遣行但若監
軍耳當是時陛下方垂拱責辦在臣兵以王厚而謀
策皆臣也藉使臣當今月亦不能爲之且青唐今日
向不可爲況伐敵國乎上曰其國內自叛不能久如
何對日臣闇戎主之叔曰大王戎主遣大王將兵
伐女直而九大王即軍中九叛臣疆立之大王得寅
身投戎戎主待之如初爲復出師詢其則又九大
王也未其相殘即理且後高祖一蕭何必則之戎
王勝負主可郊之須爲漢魯公即劾賢取疑壞事
又曰貫見臣薦之爲監慙權重過當他屬後累不
可無言來位極天臣今軍臣同則臣賓貫或章四
上而上頃下除使空令與仕而罷所領唐之三無
司空蓋且別異人也貫致懷因以其械且置圖公
西湖都乃水相司爲名大伯氏與二兄唯外城見
議分定欲遂爲之氏署邀以二犀帶遺遣出會氏
救解之牆議遂接伯氏酒譖條於魯公喪氏洩公
劫貫四界語與伯人大乃便魯公不聽大條條此
舉吾豈鄜人却格蓋自不之後伯氏亦始語異
續宋章資治外鑑太是鄭居中以母日生位通
鑑續編編中與蔡京不相能及居喪京懼其起復以

居中王珪之壻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而擢用居中諸子於朝

九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丙戌朔辛卯祀上帝於明堂以神宗皇帝配享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宋史本紀九月辛卯大饗明堂赦天下

庚子禮制局奏請以每歲十月朔御明堂設仗受來歲新曆退而頒之郡縣其布政依此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丙申御史中丞王安中為翰林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原注王安中行狀其子稚作有云一日請對曰臣起諸生蒙陛下親擢備員中執法日夜懼無以報今臣所論事關宗社倘陛下少留聽幸甚上悚然公出袖中疏所論乃蔡京也上曰誠如卿言公卽伏奏曰臣孤遠一介不量力再論大臣京老好多智必將為所中害自此竄逐無復再望清光矣賜拜辭上曰勿如此云云當為劉罷京時京子攸日夜出入禁中盡奉子弟見上泣且拜上曰中司支字如此李何攸等固懇陛下倘全臣宗乞移王某一別差

遣則事自己矣上寬慈闕然許之公方草第三疏翌日
求對中夜有抑門者曰適御筆中丞除翰林學士日下
供職矣公歎曰無[illegible]其在
此予自是京之勢益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約宗室科條
徒以下宗正剳治徒以上制斷
又蒞起淮丙命內侍譚稹討平之案十朝綱要庚戌
遣保康軍承宣使直睿思殿譚稹往淮南督捕賊劉
五

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運政治布告於天下又頒來歲歲運厤數（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案十朝綱要頒來歲歲運厤數自是奉以爲常）

辛巳手詔昔者帝王臨制天下必有神器託之琬琰以承天休以前民用朕獲承累聖基業嗣有鎭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之數夙興夜寐思所以稱比得寶玉于異域受定命之符于神霄乃

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文卜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其數大備昭示來裔傳信無極非特予一人有慶亦惟爾萬邦之休可以來年正月一日祇受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原注蔡條云文見

上案宋史輿服志詔曰入寶者國之神器至於定命寶乃我所自製也於是應行導排設定命與受命天子賣在左獲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鎮國受命與天子皇帝之寶其數有八蓋非乾元用九之數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之符于神胥乃以範圖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爲文卜云其吉篆以魚蟲縱廣之制其寸亦九號曰定命寶來年元日祇受又詔差官癸告天地宗廟社稷入年正月一日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其發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蔡條鐵闔山叢談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乃詔于闕國上美玉一日條赴朝謂住殿闕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闔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爲答詔其表大有權也同班諸公喜追詢曰願闔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王阿舅黑王表上日川東方赫萬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無是

用心只彼難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己令人尋討如是得
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寫洪吾因日裕
陵寶籙己截于闕表文大略同此時少文勝者疑經史
官手潤色故爾眾乃戳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尺
色逾截舫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
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璃為紐魚蟲篆
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寶合八寶通
號九寶下詔以謂乾元用九之義云

癸未蔡京等三上表恭請皇帝御明堂負扆朝百辟萬面以聽天下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五

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乙酉朔）庚寅手詔太師魯國公蔡京自再還廊廟迄於今七年邇者草疏十上卻之復來既繼以消息盈虛之理告老乞骸祈於得請而後已朕體貌元老不欲固違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其恩禮寵數並如舊制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十朝綱要十一月庚寅詔蔡京細務時免簽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議事

癸丑禮制局奏乞頒士服於諸路學官每州一副令依樣制造凡作樂釋奠諸生皆服其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案〕十朝綱要辛卯鄭居中起復中書侍郎余深爲少宰兼中書侍郎宋四六選余深除少宰兼中書侍郎制云丞天子以贊助篤機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睿我宗臣入於政路爰釋節虞之索俾升宰席之崇涓擇剛辰謹屬顯冊直方而教裕肅乂而純明學參聖域之優識達道源之大威儀是力凜然廊廟之才文武兼資允矣邦家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寶具紹於先猷明哲自將忠忱一致載哉黃扉之柄益隆嚴石之瞻皋陶之陳帝謨既懋綏諧之義山甫之將王命宥熹出利之勤具昭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縕朕卿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同父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敘之可歌禔君如服心制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揖庶克適於多盤其進秉於國均仍兼釐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衍真祖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涯於戲時則有若伊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嘉猷而告后允蹈昔人之美迄臻庶士之柬三陪平則風爾得其時眾賢利則天地爲之應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十二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寅朔辛未禮制局言所享功臣位版尚用舊官並合除去止用所贈及封國爵諡如王安石稱太傅舒王諡文之類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御筆太上老君所著道德經世以諸子等稱未稱尊崇之禮可改爲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眞經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未張商英爲觀文殿大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是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原注）瓘始自通州徙江州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喻年忽有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人俱匡側爲之震懼交遊閒至有率平時往還書問者有碎瓘所書碑刻者瓘亦自期以死劉安世聞之以書抵瓘曰此乃鶴相恐脅濮上之棠拔止此爾闕數日方知王宋得罪而讒者以謂來居王宋之鄉因以危言陷瓘上察之止令于南康居住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案）本紀十二月戊申朔有星如月據

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作甲寅朔

〔又〕十二月天神降坤甯殿〔案〕本紀戊辰詔天神降于坤甯殿刻石以紀之

〔又〕作萬歲山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按俸因而逢迎遂竭圖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歲山後因神降有艮嶽排空之語因名艮嶽宣和四年始告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嶽門號陽華入門兩旁有丹蕊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嶺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辟霄樓金碧相閱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山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塹欒鹿成肇樓鱗臺殿不可勝紀〔案〕本紀庚午日

〔又〕太學生鄧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圖中何日不春風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故也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設齋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

田里靖康初
召爲鴻臚簿
又修神保觀其神俗謂之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
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
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乘輿亦微幸以觀之或
謂蔡京曰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之
案宋史五行志云後金人斡離
不圍京師其所謂之二郎君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六　錢塘濮子潼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七

徽宗

重和元年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十一月朔改元前爲政和八年改元後爲重和元年諸史傳亦多以是年爲政和八年

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初八寶既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今再獲乃我受命者也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爲璽九寸用魚蟲篆文獻通考卷一百十五王禮考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贊爲稱以定命寶爲首應行導排設去處定命與受命天子寶在左鎮國與皇帝寶在右又詔得寶玉於異域受定命於神爵合乾元用九之數宋史輿服志六其後京城之難諸寶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蓋天意也宋袁褧楓窗小牘卷上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年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爇之餘已詳大觀元年十一月丙辰注政和七年七月庚子十月辛巳詔可參考

己丑大赦天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辛卯禮制局上親耕籍田儀（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

甲辰御筆天下州軍置神霄宮處監司候了日分詣檢察以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案先是政和七年二月辛未已有御筆天下天甯萬壽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又宋王偁東都事略蔡攸傳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

二月（案李埜十朝綱要二月癸丑朔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辛酉御筆左右街道院差威儀道士三百人（案陳桱宋元通鑑政和三年十月詔祀大禮並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七年五月命蔡攸提舉祕書省幷左右街道籙院）赴禮制局製造所迎導神霄飛雲鼎赴上清寶籙宮神霄殿奉安先是七月七日詔禮制製造所造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醋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案天地陰陽原誤天陰地陽今據宋史禮志文獻通考容齋隨筆諸書訂正）混沌之鼎浮

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鍊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自十月十日始鑄至是奉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禮志政和八年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與魏漢津所鑄凡十八鼎焉畢沅續通鑑以爲九月事恐誤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眞講買馬舊好[案]宋史本紀明薛應旂宋元通鑑俱繫之二月庚子事據是月癸丑朔不得有庚子東都事略本紀李重十朝綱要亦繫之庚午與此合當據以正宋史薛通鑑之說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議大夫馬政及平海軍卒長呼延慶同藥師過海至女眞軍前議事尤與此月日異上旣竄先所遣借官過海將校等復委童貫措置又降御筆通好女眞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馬政[案]三朝北盟會編云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藥師回至青州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眞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爲赫怒專下宣撫司委童貫措置應元募借官過海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委王師中選有智勇能吏再與藥師過

海體問事宜通耗女眞軍前講買馬舊好降御筆通好女眞事監司帥臣并不許干預如違并以違御筆論政洮州人也責官青州寓家牟平師中言政可使遂用之[案三朝北盟會編云童貫言王師中選馬政可委呼延慶善外國語又撰博同將校七人兵級八十人同高藥師去女眞軍前]政與平海指揮軍員呼慶等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九月乙卯[原注初六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九日戊午]下海才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而縛行經十餘州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流河約三千餘里[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七日丙子又來作淶後俱同]其用事人曰黏罕曰阿忽曰兀室黏罕兀室阿骨打之姪而阿忽其長男也皆呼爲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實對[案三朝北盟會編政對以先是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嘗遣使來買馬今來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怨人怨本朝欲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之苦賜與貴朝共伐大遼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許

允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與眾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發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眞散都生女眞勃達三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以十二月乙卯〔原注〕初三日〔案〕三朝北盟會編作己卯初二日據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寅朔則己卯初二日爲是至登州登州遣赴闕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馬擴茅齋自序云父政也政和七年自青州學類試中選貢入國學明年元年春省試中三月殿試武士上舍出身承節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諭冬歸登州年平覲親至則父政被旨同北路人高樂師等泛海入女眞國是年七年秋登州收到海北薊州避難漢兒高藥師曹孝才等備言女眞兵馬與大遼爭戰數年侵掠境上已過遼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蘇復興潘同咸州悉屬女眞矣登州守王師中具奏上委蔡京童貫議遣人船體贖盧貿通好女眞講買馬舊好政和八年王師中選父政過海至女眞所居之地曰阿芝川來流河其主則名阿骨打國人呼皇帝姪曰黏罕兀室男曰阿保並呼郎君數人者皆請遣使之由父對曰朝延祿女眞昔時與大朝交適賣馬今問女眞新疆已至蘇州與南朝登州對海止隔一水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阿骨打乃遣李善慶等齎書物國

書同父南來十二月交回赴闕僕從行重和元年正月
入國門居十餘日差歸朝官趙有問王慶并父充使人
齋詔書禮物與女眞使人李善慶復遇海爲聘已而北
邊奏採報大遼已劉遼東封女眞爲東懷皇帝講好了
宿於是遂罷過海之使止差平海指擇使呼慶等送李
善慶等泛海歸國案續宋編年賁治通鑑初通使女眞
約夾攻遼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攻遣
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闕因命師中蘇人同藥師等齎
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遂繼遣馬政同萊師由海人蘇州
至其國阿肯打及黏罕等呼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
賓覲在大宋太翻皇帝建隆二年時遣使來賣馬今主
上聞員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復通前好欲與賣朝共
行弔伐雖本朝未有書來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
骨打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眞二人燕國書并北珠
生金貂子等來童貫耆與熙河蛉赫遣隆議燕雲事隆
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日隆試夫豈敢于
貧以敗疆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贊生雖萬死不足以謝
天下九朝繼年備要是春正月遼燕王宿將討怨軍而
女逌遼至治與之遇于徽州未陳而濱清與隆下五百
餘騎退保長泊魚務于是女眞度遼西大掠經赦成鑑
深衛五州皆降之別遣闕毋王攻怨軍亦敗之天祥在
中京問報震懼乃令內庫頁珠玉珍玩五百餘囊又擇
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與南宋爲兄
弟夏國爲甥舅何變哉及女眞歸邊備稍覺天祥益自

肆矣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天慶八年春正月燕王淳將
討怨軍而遇女眞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眞人攻
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
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
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闘志
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消魚務於是女眞入新州
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眞焚掠而去所經成懿濠衛
四州皆降犒勞而過女眞別遣闍毋國王攻怨軍於顯
州怨軍大敗蕭幹奔醫巫閭山率馬嶺招收殘卒不滿
萬人女眞以馬疲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
聞燕王兵敗女眞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
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餧養
爲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眞必來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
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爲舅甥皆可以歸亦不
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
遼今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
能享國乎旣聞女眞焚劫新州以歸郎以肅威德可加
彼何能爲復自縱肆陳桱通鑑重和元年春正月遂使
耶律奴哥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
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
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
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二月詔馬政浮海如金豫請
燕雲之地建隆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
貢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

建國屢破遼師至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出海道如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貢生聖人竊間征遼屢破勃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歷界下邑三月遼復使耶律奴哥如金申前議也畢沉通鑑于遣馬政使文眞下考異云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道使女直約夾攻遂金史太祖紀大輔元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舉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日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問征遼屢破勃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附入契丹漢地顧畀下邑是初遣馬政郎欲夾攻求故地也李燾長纔辨此為封氏編年之說未可全信云議夾攻寶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始前世馬政及呼慶雨晉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夾攻則政子撫茅齋自序不應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阿骨打何祿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當茲鬨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良嗣所齋誤繁之馬政且遣政在東和元年乃金天輔二年也元年十二月安得見政所致之國書其為舛錯無疑也

壬申手詔諸路提點刑獄廉訪使者巡按所至躬詣神霄玉清萬壽宮瞻視貌像考驗殿室觀其嚴舉察其施

設各具奏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通考卷六十二職官考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政和六年七月改廉訪使者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案）是月夏人寇邊張迪死事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西夏傳陳桱薛應旂畢沅通鑑諸書皆不載惟九朝編年備要所載正與此同李埴十朝綱要亦詳其事云二月癸丑朔環慶路奏夏賊攻濟義原堡將官張迪戰死足資參考

三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三月癸未朔戊子朝議大夫知泗州葉默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坐改建神霄宮不如法故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載三月丁酉知建昌陳并等改建神霄宮不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又劉汲傳載是時知開封府鄢陵縣劉汲坐奉行神霄宮不如令徙通判隆德府

戊申召劉棟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劉棟事已詳政和七年二月壬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擴門川以城石泉增築九堡畢功又平綿茂州夷開拓甚廣故也（案）原本在二月考九朝編年備要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俱繫之三月疑原本脫去三月字今據以正十朝綱要載正月孫羲

叟遺石泉統制种友直討都渡村板舍原兩族平乞已而蕃眾復來攻友直復遣將衡遜擊卻之樂白沙等寨一十八處二月係義叟遣种友直等分兵三路深入討夷賊連破諸族直抵時州馬嘀族殺戮甚眾三月丙戌義叟言石泉軍增建兩會等九堡詔並賜名丙申川綿茂州夷平曲赦四川宋史本紀亦云三月丙申以茂州蕃族平曲赦四川地理志石泉軍本綿州石泉縣政和七年建爲軍重和元年隴堡九會同靖安嘉平通津橫望平隴委寄聳翠遠雲九朝繩年備要云知成都府劉義叟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來入國巢穴已空尋詔許百僚稱賀馬端臨文獻通考卷百七十三刑考亦載是年三月赦四川及陝西河東

又以蔡京子攸爲宣和殿待制降遷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攸始案原本二月辟應族宋元通鑑與此同今據十朝綱要云三月戊戌詔蔡京子攸爲朝散郎宣和殿待制駙馬都尉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攸始九朝編年備要亦繫三月當以三月爲是今改正又考東都事略宋史公主傳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上改封康福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尋再封茂德又上親試舉人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時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爲第一上不欲

令魁多士升昂爲榜首宋原本二月今據十朝綱要三月癸巳詔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試戊中御集英殿賜進士及第詔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爲榜首彭伯川治逝統類三月戊戊御集英殿策試宋史本紀薛氏畢氏諸通鑑俱云三月癸巳赴廷對戊中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故歸三月此云七百八十人諸書俱作七百入十三人北則就去三字楷徽宗第三子初封嘉王東都事略世家載政和六年出閤拜太傳武甯保平軍節度使入年令赴殿試有司考爲第一改鎮荊南甯江提舉皇城司封鄆王是謂由太傳節度使而赴廷對也朱史世家載政移八年廷策進士門名第一母王妃方有能遂超拜太傳則又以廷對後抒太傳矣兩史不同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引宋登科記總目云政和入年進士七百入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嘉又云按太宗時李防李蒙正之了御試入等上以勢家不當與孤寒爭進鼎之顏明遠等四人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蕃業書記蓋惟恐權貴占科目以妨寒峻也今親王得以爲狀元又按端措二年有中書堂後官及第上奪所授較牒荀歸本局詔今後吏人無得應寧蓋推忠雜流取名第以圻選舉也今閩宦與其隸皆得以登甲科蓋至是祖宗之良法薦然矣彼所云闖宦與隸謂先是大觀三年宦者梁師成中甲科宣和三年儲宏等賜第也

四月〔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俱四月癸丑朔錢大昕四史朔閏考同〕乙卯御筆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虛日以故國用益窘上多命臣僚條具財計于是中外所陳非一根因而遂得以進其節用之說疏奏權倖以其不利于己也莫不切齒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己力謀所以中根者于是言章交上而上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二十年矣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又不止此〔案此原誤比據畢氏通鑑改正〕今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于是權倖益怒故

有是命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淮南運使張根論東
之發落南諸路闕乏之由蓋及修造之修又言花石綱
四乃續職監信州商稅致此事九翎編年備要亦係之
州酒稅通鑑脫落四月二字且云信州商稅與此云信
東南諸不同十朝綱要云丙貢淮南轉運使張根坐論
言花石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修賜第錫帶之濫又
置彬州綱大許權佯由是落職監信州稅尋貢散官安
四日在此云乙卯繫初三日事十朝綱要云丙實則十
張根又壬戊癸亥以後事未知孰是宋史張根傳是時
貨流民以水災多旬滿租賦散活山米常平青苗未振
略謂今詔與論之從雨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
邊備鈔州郡無兼月之儲大倉無終歲之積軍須曆乏
得不豫然東南水旱落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何日久安
今之計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逢言爲
第或費當節其大書而莫大于土木之功今肇臣賜一
曾不足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
閱閱千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勤盛德循慮不稱況出於
而月損澤者哉雖越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日削
錫帶其之如金帛好明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決如
破僕隸直壁數百繇亦必敘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
不欲墨使況諸公卿開賢不肖無辨加以其左右趨走
謀所以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佯側目
石綱拘中傷之者言交上前察根誠不之舉也尋以花
占滑舟官買一竹至貴五十緡而多入謫臣之

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乃適根所書奏請法切草擊爲傲復不恭責監信州酒通考卷二十四圖用考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揚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藏宗崇南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變借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隨至於土木營造宰欲度前規而侈後覩元豐官制既行賦祿祿嘉祈治平既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訴訣說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發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緡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宰皆以奇像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常年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繫东藏庫巽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倖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甚從班品侍錢於執政之言吏祿鑑冒已經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餘千入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貸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暄

壬戌御筆特改溫州永嘉縣紫芝峯法因院爲紫芝觀

賜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充功德觀看管墳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陳桱續通鑑政和七年二月升溫州爲應道軍

丁丑御筆禮制局鑄景靈玉陽神應鐘了當應副官句〔案〕句疑同字之誤詳議官中大夫兵部尚書蔣猷等推賞各有差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原注詔旨景靈玉陽神應鐘崇考與劉棟所鑄如何〔案〕政和七年二月壬戌棟奏臣所忽遇九天益貲韓真人授以景靈玉陽神應鐘法仰祝聖壽詔旨六年二月十九日召赴闕四月二十入日鑄鐘八年三月成申又召赴闕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咸悅嘉其憂君郎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閤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棟州人初以八行舉遇見韓君丈人授以景靈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應仗奉安于寶錄宮鐘備成授道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棟言圖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費神恐非天意遂已宋史蔣猷傳政和四年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又揮麈後錄載強淵明景鐘頒以爲宣和元年八月丁丑詔作景鐘二十五日鐘成與此年月異

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二教

惡談毀詞分爲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證驗又通眞達靈先生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並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通考卷二百二十六經籍考釋氏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又引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釋數之書不預焉迄于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調文官超安仁等編纂新目爲大中祥符法寶成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所索隱六百六十卷又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分大宗妙覺秘詮爲名眞宗法青集論頌贊詩爲三卷以法音旨要爲名摹印頌行訖于天禧末又譯成七十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集二十九卷又據通考卷二百二十七辯正論八卷引晃氏曰唐釋法琳撰穎川陳艮序云法琳姓陳闢中人著此書窮釋老之敎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翦棄者又破邪論二卷甄正論三卷晃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拔破邪甄正二論詔德讀

書記以爲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悉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傅奕而併非毀孔孟所謂讀程邪遁之辭無足觀者查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以爲羨賤無定輪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則宇宙顯錯而生八之類滅矣無稱類誓天及龍變梵度天處以爲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帝名號而剟竊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躍騰雲帝知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卷以爲漢史帝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一方士其說至卑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進之河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遣於班馬乎乃羽人道士輩自創此說此論與當意必借華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五月〔案〕續資治通鑑宋史本紀俱五月壬午朔四史朝聞考同惟十朝綱要作壬戌朔丁亥通眞達靈先生林靈素爲通眞達靈元妙先生通元先生張虛白爲通元沖妙先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十朝綱要亦載此條有云視中來大夫陳桱續通鑑云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

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或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畢沉通鑑虛白南陽人通太乙六王衛帝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乃時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子所知也帝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

癸卯御筆太湖及長塘湖石令朱勔取發餘人不許爭占如違以違御筆論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九朝備要載宣和元年十月屏太學生鄧肅事云時朱勔以花石綱媢上東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圖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卯詔放歸田里又考朱勔取太湖長塘湖石事見陳櫟薛應旂通鑑載政和初蔡京被召帝戲語京子似謂須進士宜遂得檄檟一小株維諸草木進之當時以為珍其後又有使臣王示從士人俞輔皆隸蔡似每花石至勔數十舟盛章守蘇州及歸作開封尹亦主進奉然朱勔之綱為最四年以後東南郡守二廣市舳率有應奉多主蔡飲至是刪又有不待旨者但進物至計會諸閣人閣人亦爭收以獻焉天下乃大騷然矣大率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

雜木海錯福建異花荔子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瀘沂海錯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貢大者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置植之皆生成異味珍苞率以健步捷走雖萬里用四三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蔡京因奏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棄物但有司奉行過當可即其存舊而戀艾之乃作提舉人船所命巨閹鄧文誥領焉又詔監司郡守等不許妄進其係應奉者猶令朱勔蔡攸王永從俞輞陸漸應安道六人聽旨它悉罷之由是稍戢未幾天下復爭獻如故又增提舉人船所進奉花石綱運所過州縣莫敢誰何殆至劫掠遂為大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案畢氏通鑑攷異云遼金二史不書契丹國志所載與宋史同又據通考卷二百八十五象緯考以為是年五月丙申月食九分主旱

又置經制司講畫諸路財賦案是月置經制司諸史俱不載惟九朝編年備要所載與此同而係之壬午日十朝綱要云己亥置經制司于尚書省則兩書又不同日未知孰是文獻通考卷六十二職官考經制邊防財用事掌經畫錢帛芻糧以供邊費凡權易貨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甯末以熙河連歲用兵仰給度支費用不資始置是司元祐初罷崇甯中復置據云崇甯中置固非起於是

年也而此書與十朝綱要俱係之五月置經制司則通考所載詳略殊矣又攷宣和三年二月以陳遘爲江淮經制使命遘經制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遺以財用不給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當又別爲一事矣

六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六月壬子朔

乙卯御筆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宮並不隸道正司令逐路提舉官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本紀五月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與此月日異通考卷六十云在外宮觀嶽祠宋朝宮觀皆俟乃請而後授侍從而上任宮觀者絕少若因責降改作主管方且差焉熙甯初王安石相異己者方自除宮觀大抵宮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置管勾或提舉提點官四年詔宮觀嶽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便居住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勾當者又詔年六十以上者乃聽差毋過兩任兼用執政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後蔡京用事增廣職任崇甯三年添宮觀十政和二年添宮觀二十選人亦許乞嶽廟宣和王黼用事外開新邊以熙甯法革

之一切不恤士夫於是失職矣

壬戌御筆博州修建神霄宮如法守貳當職官并廉訪使者各遷一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壬申門下侍郎薛昂案宋史宰輔表三政和七年十二月丁巳薛昂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加特進門下侍郎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案宋史本紀政和三年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復封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經籍考載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晁氏曰其婿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横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甯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四案宋史薛昂傳謂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又云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

坐圖棊賭詩局敗帰下能作
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甲戌御筆天下神霄宮知州軍帶管勾字通判帶同管勾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前知峽州王宋資政殿學士劉
爲𨡎冒詩歌謗諷悖逆宋伏誅爲流曖州〔案〕原本二
月九朝編年備要係六月十朝綱要係六月己卯今
𢌿以改歸此又宋史王宋傳宗登第至校書郞忽若
有所覩遂感心疾雖好延道流談卅砂神仙事得鄭
州書生試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
接因習行其衕禨能什七人須兩人共爲乃駁外開
謹傳浸淫徵禁庭徵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
技不如顚與之遊拒弗許戶部尚書劉爲宋外兄也
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宗家使因爲以達宗言其故
神日第往與之言故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
有之否爲驚駭汗泱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傳者
乃言之帝卽召爲風儀高又善談諭應對合指
帝大喜約某日卽內殿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弗
許或謂靈素但勿令致生宗當立敗卽白又日
宗父兄昔在西邊密鄭書人謀反國遲至尊候帝且
圖不執帝疑焉及是與宗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
闕卒衕聽宗入帝齋待散㵽越三夕無所闕乃下宗

大理獄成棄市昺竄夔州又劉昺傳載昺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夔州又范致虛傳云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九朝編年備要云王寀朝奉大夫與宋史校書郎不同揮麈後錄云王寀輔道樞密韶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善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以直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士賓客多歸之坐不覺察盜籍免官自負其材受辱不善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梶不得施蓄其客亦能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豨然寶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分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堪歆甞一時時聞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也初炳與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擇交不愼疏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嫂一曰輔語其嫂曰某久欲謁子蒙兄弟奉候從容然不得其門而入奈何嫂曰侯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敎侯爾於賓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强接

之既敢坐談論風生臺臺不勸脩大數服入告其姑
日久不與玉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馬
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規洽殆至與獄未及歲也
前客語既達橐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且肯加以白
之日臣以辭旅荷陛下寵靈而叅人造言累及君父
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對與之璽上介逮捕輔
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
轉道自謂無亡亦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辭數乃置無
以爲念也至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
蘊學士坐繫鳥臺晧衞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蘊學士
既出後每恨不從其乞翰璺也輔道喜作歌行以館
之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
言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從臣也有罪
未直草草炳既聞上語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寶籙駐
譯齋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籙外曰臣猥以無
狀詩罪邇列適有中傷者非陛下保全己藝紛矣再
拜而退炳既謝已舉首始見章在側注日瞪覦惶駭
失措深以爲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宋與炳腹
心誹謗事驗明白令對眾越夫上以數罔陛下下以
營戲羣臣禍將有不貽言者幸陛下裁之上於怒是
日有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知之以
謂事平矣故不復聞防章既歸遣聞封府司錄孟彥
濟擒捕吏寶鑒等數人即訊炳於家炳因服出見分
資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彥辭既見其不屈欲歸

而寶暨者語彥斷曰尙書凡閒得宋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書適有炳書撰槀草藝之至底見炳和輸道詩尙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攝除荊棟奉高眞詩意謂補道嘗有驍惡之意時尙道日上爲高眞爾繫得之以爲奇貸歸以授章章命其于并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宋皋事之時炳指宋爲高眞不知以何人爲刑棘將賓陛下於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客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擯賁授闊隸副使黃州安罝凡王劉親騎等笮斥請之并羅爲祕書省正字

七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七月係辛巳朔癸未御筆道隱于小成流于末俗人不足與明不顯于世朕作新斯人以覺天下神霄玉淸府不賓總萬夫監臨下土比詔四方改營宮宇以迎神玉眞官吏勤惰不一尙未就緒更賴輔弼大臣同寅協力神宰臣可兼神霄玉淸宮使執政官充副使判官聽旨差自改官制不置使名權時之宜庶克有濟候道教興隆宮宇悉備即罷太師魯國公蔡京少傅太宰鄭居

中少傅少宰余深〔蔡〕宋史本紀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子鄭居中爲少傳余深爲少保鄧洵武爲特進進執政官一等宰輔表亦云余深自少宰加少保此云少傳少宰余深當云少保少宰余深而余深傳以爲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公加少傅與紀表不合恐誤

檢校太保領樞密院事童貫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蔡〕宋史宰輔表係上年十二月庚午童貫領樞密院事是年七月壬午加檢校太保八月甲寅加太保九朝備要六月赦陝西河東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築城兼也宰執並進官八月童貫進太保領樞密院事二路宣撫使以夏秋以來進築靖夏制戎光三城之功也

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薛昂中書侍郎白時中尚書左丞王黼〔蔡〕宋史宰輔表上年十一月辛卯白時中自中大夫尚書右丞加中書侍郎是年正月庚戌王黼自翰林學承旨以尚書左丞起復九月加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正月戊午加特進少宰

宣和殿大學士蔡攸並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仍給敕判官聽旨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蔡〕文獻通考卷六十宮觀使宋朝祥符中眞宗建玉清昭應宮王魏公旦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又有景

靈宮會靈觀使然每爲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夷簡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殺因請罷使名熙寧中富鄭公弼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徽宗建玉清萬壽宮乃命宰執兼使副用眞廟故事也近以前宰執奉朝請者領在京宮觀使而在外舊相只除提舉宮觀非祖宗優待宰相之體

甲申詔開封尹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判官少尹充管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陳瓘通鑑政和元年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致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

甲午御筆天下神霄玉清宮門可視至聖文宣王廟立戟以稱嚴奉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

癸卯中大夫直徽猷閣知河陽口原缺厚以改建神霄玉清萬壽宮舉工進職一等武功大夫知西安州解潛轉遙刺史以措置改建神霄玉清萬壽宮推賞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解潛政和七年知岢嵐軍契丹董才來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聞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

不受則生胡越之異心蓋亦依附蔡京者也見宋勝扶秀水閒居錄詳宣和元年正月續通鑑注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振乞案宋史本紀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振濟九朝編年備要云九月又詔截上供米四十萬賑濟宋史五行志云重和元年夏江淮荊浙諸路大水民流移溺者眾分遣使者振濟發運使任諒坐不奏泗州畿官私廬舍等勒停任諒傳諒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罷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李進手七京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隄徙民登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干計生劃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辠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考八月壬子朔丁巳御筆諸州添差八行教授自令許添大藩不預執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六

戊午朝散郎新知兗州王純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聞于其中出論題案出字原本脫據畢氏通鑑補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徽宗崇尚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於御注道德經注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

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一又本紀及陳桱通鑑俱云五月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辰爲元成節又頒詔以老子生辰爲貞元節玉海卷六十三引書目聖濟經十卷政和中御製併序體眞原化慈幼達道正紀食頤守機衞生藥理審劑凡十篇陰陽適平精神內守而大顛凡四十二章之一本云政和八年五月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廣黃帝之傳其篇五十其章四十有二又玉海卷二百二十二引晁氏曰因黃帝內經採天人之賾原性命之理明營衞之淸濁究七八之盛衰辯逆順之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陳氏曰辟雍學生昭武吳禔注

辛酉手詔史記老子傳陞于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敘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昨所著道德經可視倣唐制命大出分章句書寫刻石于神霄玉淸萬壽宮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吳曾能改齋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名耳并字伯陽及諡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庚午御筆道無乎不在在儒以治國在士以修身未始

有異殊途同歸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由漢以來析而異之黃老之學遂與堯舜周孔之道不同故世流於末俗不見大全道由是以隱千有餘歲矣朕作新之究其本始于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應入學並令州縣勸會保明不經刑責不犯十惡姦盜及違八行之人許入州縣教養並依見行學法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大夫上士良士居士逸士隱士志士（案畢氏通鑑高士下刪去大夫二字良士下省方士二字隱士在逸士之士據吳曾能改齋漫

紀卷十三云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從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每歲試經撥放（案）撥放課撥教令據畢通經改正及有度牒合披戴者並依舊外唯須在學一年方許披戴州縣學道之士初入學為道徒試中陞貢同稱貢士陞貢到京入辟雍試中上舍並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襴鞹就殿試當（案）宋史輿服志云公服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幞頭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別降策問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元士以下資任請給各隨品依品官法唯人從不差兵士役人止於宮觀人內量差其敘位在本品之下應天下神霄玉清萬壽

宮天慶觀知及副知將來有闕並以學校登科人充其餘宮觀亦依此志士以上令禮部置名籍差注並如吏部法自興道教異人閒至深處山林高蹈之士尚多有之可令監司訪之縣縣下耆保各具所管地方有無高上之士依八行法以禮延入學並以名聞或不願入學監司郡守親駕給券馬人船差官伴送赴闕又不願即具奏聽旨當賜璽書招聘高上之士多隱于卒伍工隸僕厠之類或身自犯刑責以逃世離俗令延納招聘一無所問仰並以名聞紀事本末卷白二十七案宋史選舉志云補道藏元豐三年始差官考試以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眞經等命題仍試齋醮科儀祝讀政和間即州縣學別置齋授道徒蔡攸上諸州選試道職法其業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提學司訪求精通道經者不問已命未任皆審驗以聞其業儒而能棄從道敎者聽每路於見任官內選有學術者二人爲幹官分詣諸州檢察教習

內經道德經置博士聖濟經兼講道徒升貢悉如文士初入官補志士道職賜褐服藝能高出其徒者得推恩道徒術業稍進州守貳有考課殿最舉法玉海卷六十三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刊正內經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詔以內經考其常以天元玉冊極其變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州鄧洵武奏乞選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郡道錄院看詳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詔令吏部申明行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鄧洵武畢通鑑作鄧洵仁今攷諸書無鄧洵仁知陳州事宋史宰輔表云政和三年四月癸巳鄧洵仁自尚書右丞以通議大夫資政殿學士出知亳州尋落職東都事略云洵武知河南府進資政學士召爲中太一宮使拜觀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爲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事遷特進則此時洵武已累遷數官矣而長編是年十月壬辰有資政殿學士知陳州陳洵仁奏云云似此鄧洵武或係陳洵仁之誤也通考卷二百二十四經籍考神僊家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敎始著而眞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

雖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購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等照舊目刊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淸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又云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宋四朝志二十部

己卯御筆諸州軍神霄玉清萬壽宮仰本路提舉漕臣于口缺元州軍并縣鎮選擇寄居宮觀年六十以下通判以上人一員申尚書省就差管勾本宮事切檢察本宮事務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宋史職官志云舊制六十以上知州資序人本部長官體量精神不致昏昧堪釐務者許差一任兼用執政官陳乞者加一任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十七　新昌陳　譔輯注